

■灯下漫笔

画中有「戏」品年画

□ 崔现芳

春节临近，年味愈浓。记得小时候，每逢除夕，在吃团圆饭之前，我最期待干的事就是熬糍糊、贴年画。看着屋里屋外贴着“各司其职”的神像，平时难得一见的神仙，此刻围在身边，有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。艳丽夺目的年画把房屋、院落装饰得喜庆又吉祥。

对中国人来说，年画之于新年，不仅是浓浓的年味，是记忆中的乡愁，更是活生生的历史和文化。年画始于贴门神，在祈祷丰收、祭祀祖先、驱鬼辟邪等习俗中，逐渐发展为年节装饰艺术。它以最通俗的绘画语言，表达广大民众的精神天地和心灵向往。

年画的雏形是贴门神，据南北朝时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南方地区“正月一日，绘二神贴户左右，左神荼，右郁垒，俗谓之门神”。门神是百姓信仰的能够驱邪避鬼、保家卫宅的保护神。

武门神即武官形象，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上，以神荼、郁垒、张飞、关羽、秦琼、尉迟恭等武将为代表。文官门神有魏征、包公、文天祥等人，一般贴在正堂屋及厢房门上。祈福门神与多子多福、福寿延年有关，与文官门神合称“文门神”。宋代李嵩所作的《岁朝图》再现了当时年俗的面貌，不仅在宅门上绘武将门神，而且在堂屋隔扇门上彩绘文官门神。

随着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术交融发展，宋代年画的内容变得更丰富，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《福祿寿三星图》《天官赐福》《迎春接福》《五谷丰登》《六畜兴旺》等彩色年画。

到了明清，得益于通俗小说、戏曲的蓬勃发展，年画的创作素材大大丰富，并且有了彩色套印技术的加持，年画真正盛行起来。

年画是一种祈求，是民间信仰的视觉化呈现。年画是一种点缀年华的装饰，画的是人间生活的理想国。它不是写实的，而是理想主义的。年画中的，个个笑意盈盈，孩子都健康可爱，老人都慈祥硬朗；人们的生活都是安居乐业、富足吉祥、花好月圆、子孙满堂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连年有余、金榜题名、衣锦还乡、日进斗金、松鹤延年。对称饱满的构图，抽象大胆的造型，明快艳丽的色彩，加上运用象征、比喻、谐音、双关等艺术语言，共同营造一种充实满足、欢乐喜庆的氛围，表现民众趋利避害、福寿康宁的心理诉求和美好愿望。

年画是百姓自我教育的文本，承担着教化功能。清代李光庭《乡言解颐》在“新年十事”中记载：“扫舍之后，便贴年画，稚子之戏耳。然如《孝顺图》《庄稼忙》，令小儿看之，为之解说，未尝非养正一端也。”这种教化题材的年画也不少，比如精忠报国、苏武牧羊、昭君出塞、孔融让梨、雪中送炭、孟母择邻、踏雪寻梅、武松打虎等，让民众通过观看年画，内心受到触动，从而潜移默化实现教化功能。

年画是张贴起来的风土人情。纸上乾坤大，画里岁月长。小小一张纸上融合了历史、神话、世相、人情、风俗、戏曲、农事、花鸟鱼虫等，其蔚为大观的题材内容，展现出一幅幅广阔的中国世俗风情长卷，不仅彰显地域特色，还带有时代印记。

年画有很强的地域性。它是各地民众的集体创造，受各地物产、风俗、气候、历史等因素影响，形成不同风格流派。江苏桃花坞、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杨家埠、河南朱仙镇、河北武强、广东佛山、四川绵竹、福建漳州等都是有名的年画产地。桃花坞之细腻精致、杨柳青之精雅华美、杨家埠之粗犷豪放、朱仙镇之典雅大气、武强之雄劲有力、漳州之清疏朴拙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年画彼此争奇斗艳的艺术世界。

画中要有戏，百看不腻。戏曲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，数量很大，不同产地的年画往往取材于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戏。过去百姓的日常文艺大餐莫过于看戏，而大戏难得一见，一幅凝练戏曲经典场景的年画作为对精彩剧目的最好记录，贴在屋里日日能看。

如今，我们在这些古朴的年画中回望传统习俗，感受穿越千年的美好期许，品味节日所凝聚的文化意蕴，也期待通过人们的携手努力，来重新唤醒年画的生命力，使之重新融入社会生活，展现当代价值。

■乡间人物

“老书记”的那一束光

“老书记”当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，早已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了。村民们知他在任时一贯廉洁奉公，为了表达尊重，不论他在不在位都用“老书记”三个字作为对他的代称，没人直呼其姓名。

“老书记”年已七十又七，个头小小的，精神却不差。秋冬之际，“老书记”身上总是一套褪色的灰黑褂裤，头上戴顶黄布旧帽。小黄帽偏偏地扣在头上，好像不是紧紧地扣着，而是不经意地“放”在脑门上。

他退休后做了村里小学的看门人，也不问什么报酬，那微薄的报酬要到年根岁底才有些眉目，但他也不过问，只是兢兢业业当他的护校人，就像当年他不问报酬、兢兢业业当村干部一样。他最后任职的岗位是村支书，但他对当过的“长”啊、“书记”什么的总不大提起，总觉得那是自自然然平平常常的事，正如现在当看门人是自自然然平平常常一样。但他却常常提起县里下来在他村里蹲过点的干部，并能说出谁在他家居住过多久，谁有过什么工作业绩。这说明他的记忆力是极好的。

他的子女都已成家立户，对老人很孝顺，但他为了看护校园，却宁可独自住在小学校的偏屋里，并在偏屋的一角另立炉灶。晚饭后的黄昏，“老书记”要用缓慢而安详的步子踱到百米外的十字路口，很怡然地在路旁站立张望；或在路畔人家闲坐，让落日的余晖涂抹他那有着老年斑的脸庞。黑夜降临后，有一段时间，小学校的铁院门被推得发出几声金属的撞响，那是“老书记”在儿子家看电视回来，他举着电筒四处晃晃照照，他的电光、身影和声音是小学校“胆”。小学校原本没有住堂的老师，这两年先后分配来几位县城的师范生。据说，其中一位女老师先是死活不肯住校的，但因家里太远，又有了“老书记”这黑夜晃动的电光和吆喝声，方才胆壮而安居了。

“老书记”很平凡朴实，上了年纪的他不再有什么壮举，但在这僻远乡村白日喧闹夜间寂静的学校里，在这深夜黑暗的教学楼中，他的那一束闪动的亮光，是多么温暖的存在啊！

■诗词歌赋

傍晚

(外一首)

□ 李少君

傍晚，吃饭了
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干活的老父亲

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
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
每喊一声，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
喊声一停，夜色又围拢聚集了过来

我喊父亲的声音
在林子里久久回响
又在风中波纹般荡漾开来

父亲的应答声
使夜色明亮了一下

凉州月

一轮古老的月亮
放射着今天的光芒

西域的风
一直吹到了二十一世纪

今夜，站在城墙上看月的那个人

不是王维，不是岑参
也不是高适
——是我

■百姓记事

团聚是世间最美的流行词

□ 夏季军

快节奏的生活，流动加快的时代，几乎每家都有在外生活、学习和工作的亲人，春节吹响了团聚的号角，召唤着我们相互奔赴。看看每年按时上演的春运大戏就知道了，回家的愿望是多么强烈，仿佛人类的一场大迁徙。

这是幸福的迁徙，揣上一年的辛苦钱，提着大包小裹的年货，带上一年的期盼，坐火车，倒大巴，千里迢迢奔回家。仔细端详父母的模样，皱纹又多了几条；听听乡音，依然是稔熟的；触摸一把家乡的土地，亲近一下儿时的伙伴，一切依然是那么亲切。

不必吃什么山珍海味，吃已然不重要，只要是母亲做的，样样都好吃。大年夜家人一起包饺子，家长里短地聊天，在一壶父亲酿的米酒里，畅谈一年来的酸甜苦辣，品咂的不仅仅是饭菜的滋味，还有亲情的浓醇。

聚少离多，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。虽然通信越来越发达，联系起来简单快捷，但是，这些线上交流永远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凝视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摸摸我的脸，问不完的话，嘱咐不完的不放心。而母亲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手越来越粗粒，背也驼了，身子都仿佛缩水了，我买给她的衣服，怎么就大了呢？买给她的食物，怎么就嚼不动了呢？心里忽然有点失落，难过的话讲不出，那是一种轻微的刺痛感。

家乡的白云像棉花一样柔软，可我却成了过客。我有时候很后悔把家安在千里之外，短暂团聚之后，带给亲人多少倍增的相思啊！

世间一切都会变，唯有一点，亲情永远不变味儿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只要我在，你们就有一个奔头儿。母亲以亘古不变的姿态，守候家园，等待远方的儿女平安归来，年复一年。

春节将近，团聚就是杯里斟满的美酒，团聚就是幸福的拥抱，团聚就是家人脸上欢快的笑容，团聚是亲情的升华、孝心的释放，是在这个流行离开的世界里的另一种流行。

在世间任何一个时间、地点、人群中，团聚都是最美的流行词。

■品味民俗

辞旧迎新祭灶神

□ 矫友田

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灶节，民间又称“辞灶”或“过小年”。在这一天晚上，每家每户都要祭祀灶神，也有的地区在腊月二十四这天举行祭灶仪式。

乡村几乎家家灶间都设有“灶王爷”的神位。传说他是玉皇大帝的“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”。不仅主管人间饮食，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，而且还监视并记录每家每户的起居、善恶和文明与否。

灶王爷都设在灶房的东面，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。没有灶王龛的人家，则将灶神像直接贴在墙上。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，有的则男女两人，女神被尊为“灶王奶奶”。祭灶，就是人们将在灶间站岗值班辛苦了一年的灶王爷送上天，由他向居住在天上的玉皇大帝报告所在人家一年的善与恶。从周朝开始，祭灶就被列入宫廷祭典，在全国立下了祭灶的规矩，有了固定的仪式。

灶君何许人也，最初传说他是天上的一颗星宿。因为犯了过失，玉皇大帝把他贬谪到人间当了“东厨司命”，把全年各家做了什么事、坏事都记录下来。到腊月二十三，就回到天上去，向玉帝禀告。人们也就按照灶王归天和下凡的时间安排了“送灶”和“接灶”的仪式。

祭灶的仪式大多是在黄昏入夜之时。人们要供奉一些枣子、柿饼、糖饼之类的食品，并燃香点烛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碟又粘又甜的灶糖，人称“糖瓜”。

糖瓜，是用大麦芽子熬制的，因此也叫“麦芽糖”。有棋子那么大小，咬一口，又酥又甜。可是，等到嘴里一嚼，就变得又软又粘了，能把牙齿粘住。选它作为祭品，意思是让灶王爷吃后嘴甜，并能粘住他的嘴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少讲。怪不得灶王爷两边的对联上写着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”

祭灶之后，民间认为诸神已经上天，至除夕才能迎回，期间人间无神管辖，百无禁忌。娶媳妇、聘闺女不用择日子，称为“赶乱婚”或“赶乱岁”。因此，年底这段时间，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多。民谣有：“岁晏乡村嫁娶忙，宜春帖子逗春光；灯前姊妹私相语，守岁今年是洞房。”

“赶乱岁”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。岁末年终，人们有了闲闲与积蓄，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家来说，是一个好时机。因此，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，创造了这一特殊的民间习俗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距离春节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，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更加紧张忙碌了。

■小小说

油坊

□ 黄渺新

溪边有一座古老的油坊，老远就能听到打油的号子声传来。

走近了，声音更洪亮，震荡耳鼓，悸动心扉。走进油坊，乍然间觉得眼前一片黑，等眼睛适应了屋里的黑暗，便能看清一切。只见屋里烟气缭绕，一口大灶端坐一角，灶门呼呼喷吐火舌。一台大碾盘踞立另一角，碾轮沿着沟槽不停打转。中间是一台油榨，黑黝黝的，闪烁着威严的光亮。屋里唱主角的是一群汉子，他们手扶一根同样黑黝黝的丈余木头，齐声高唱号子，将其猛撞油榨的木楔，碎裂作响。

汉子们一个个赤裸上身，大汗淋漓，身上淌汗如油。油坊是男人的天地，是女人的禁地，女人送油料来，只送到油坊门口，从不敢迈进油坊门半步。掌撞槌的是一个年轻汉子，名叫油生，他十几岁即跟父亲学打油，打了十几年油。油坊是祖上留下的产业，祖祖辈辈打油，油坊一直生意兴隆，但传到油生手上，就萧条了。虽然生意不景气，但油生舍不得放弃祖上的产业，油坊一直没关门。

只要闲来无事，油生就蹲在油坊门口抽烟，看风景。油坊门口那条溪叫桃花溪，两岸遍植桃树，春天桃花映水绽放，美如画图。在桃花溪上游筑水坝，把水引至油坊，水流冲击水车，唧呀作响，终日唱着优美动人的歌。水坝下是一泓深潭，夏天打过油，浑身是汗，油生一个猛子扎进水潭，洗过澡坐在石头上，露出结实匀称的肌肉。

油生喜欢的女人叫桃花，桃花也喜欢油生。油生请媒婆提着礼物替他去找桃花家提亲，桃花爹说：“一个掌撞槌的有啥出息？桃花不会嫁给没出息的男人。”

桃花偷偷去找油生，扑在他厚实的胸脯上泪水涟涟地说：“油生你干脆要了我，要了我从此我就是你的人。”

油生不敢要，关了油坊，悄无声息出门了。

一年后，油生回来买了榨油机，在大马路边开了家榨油厂，生意红火。

油生再请媒婆提着礼物去提亲，桃花爹笑咪咪地说：“好！油生有出息！”

桃花嫁给油生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小两口和和美。生意越做越大，油生扩大厂房，增添了碾米机、粉碎机、粉条机、年糕机。机器轰鸣，来加工的人络绎不绝。

一边是机器日夜轰鸣的加工厂，一边是好久悄无声息的油坊。

在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这种对比显得更强烈。再也没有人走进油坊，油坊里打油的号子声已消逝好几年。溪边这座古老的油坊，里里外外落满厚厚的尘埃。

加工厂生意兴隆，油生心里固然高兴。但他内心无法割舍那座古老的油坊，就像他不能割断与祖辈的血脉，一想到祖上传下的东西到了自己手上便要失传，他很痛心。

油生一个人来到桃花溪边，望着水滨悄无声息的油坊，目光黯然，内心更是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。他索性蹲在溪边，久久看着油坊，整座油坊静悄悄的，唯有水车依然在唧唧呀呀转动，犹如不知疲倦的光阴的歌者。油坊边桃花盛开，花光灼灼，如霞似锦。

油生看了很久油坊，他看到了一年中最美的风景，却悄然泪下。

几天后，桃花纷纷零落，溪面一片落红随水流逝，谓之桃花水。

从前，溪里一旦出现桃花水，就是油坊打“桃花油”的时候了。

这天，油生来到油坊前，拧开已经锈迹斑斑的铁锁，



《全家福》(农民画)。

轶茗 画

■亲情故事

“粿”住浓浓年味

□ 沈贵芳

周末回乡下，听到五岁的侄女拍手唱着童谣《粿米歌》：“四菜粿，五缠粽，六甜粿，七酥包，八醉粿……”我才想起马上过年了，想起那一枚枚洋溢着年的味道的红桃粿。

红桃粿是广东潮汕地区时年八节必备的特色糕点，取桃果造型而得名。桃果象征长寿，故桃粿反映了祈福祈寿的愿望。一进入腊月，母亲便开始忙着做红桃粿了。

在母亲看来，没有红桃粿的年，年味是会大打折扣的。有一年，母亲忙着祭拜的事，竟然在年前累倒了。眼看年关将至，家里依然鼎冷锅凉，没有一点烟火气。到了腊月廿六七，母亲硬是从床上爬起来，洗米、烧水、张罗起做红桃粿来。她身体还虚弱着，便招呼我们：“来，你们后生仔力气大，帮忙揉一下米团。”

制作粿皮的米团要趁热不停地用力揉搓，或用槌棒在鼎里不断搅拌，功力越到位，粿皮的韧性越好。母亲对粿皮的制作尤为讲究，我们揉完米团，她总要拈起一小块粿皮，试一试试硬度，硬了，再加一点水；软了，加点粘米粉，直到软硬合适，又唤我们有顺序、有劲道地揉，揉到粿皮光滑。大冬天的，我们一个个忙得额头渗汗。

揉米团的活儿总是累人。不一会儿，糯米香饭焖熟了，那飘香的猪肉、香菇和虾仁，直诱得我们饥肠辘辘。母亲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舀了一勺香饭装在小碗里，慈爱地笑着说：“吃吧吃吧，小馋猫！本来这些是要做粿祭拜的呢！”

母亲做粿时，总不免向我们讲起她当初嫁人时，不会做粿，被婆婆嫌弃的辛酸往事。我和哥哥知道她再说不下去就会红了眼眶，彼此一使眼色，打断她说：“哎呀我的好妈妈，您现在简直就是‘粿品传承人’，多少人要跟您合做粿都求不来呢！”母亲听了甚是得意，乐呵呵地找来曲红（一种食用色素），将粿皮染成桃红色，在夕阳下细细端详，笑成了一朵花。

潮汕俗话说：“雅人做雅粿，粿品看人品。”母亲对做粿每个环节的讲究，正是她的品性使然。她的巧手是出了名的，做粿又快又雅。只见她在面团上取下大小适中的一坨，轻柔地旋转、揉捏，慢慢捏成碗状，再将糯米香饭放入“碗”中，细致地将“碗”周的面皮揉压下来，轻轻收拢，将糯米香饭馅料包好，再将包好的面团捏成桃子的形状，最后放入木制的“红桃粿印”中。每个角落都压实了，然后利落一敲，红桃粿就从模具中抖落出来。

在做粿间隙，母亲总会喊我为她播上几首家喻户晓的潮语歌，如《一壶好茶一壶月》《彩云飞》等，而后轻轻地跟着哼唱。父亲也没闲着，在一旁冲好三杯汤色亮丽的工夫茶。此时，夕阳的余晖给母亲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沙，这样的画面总让我产生错觉——这并非在劳作，而是在享受。是啊，母亲是懂生活情致的。忙忙碌碌又一年，锅碗瓢盆的声音，是一年行将闭幕时最美的音乐。一家人在熟悉的旋律里，做着喜庆的红桃粿，说着家常闲话，一起辞旧迎新。在红桃粿里，这个年有了颜色，有了声音，有了味道，一切辛劳皆化为满足。

倏忽又是年关将至，我眼前又浮现出母亲在夕阳下做红桃粿的画面，心头一暖，赶紧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问：“妈，您开始做红桃粿了没？我带娃过去帮忙……”

推开厚沉沉的油坊门。门轴发出一阵吱嘎声，回响在空荡荡的油坊里，这苍老的声音，好像有年深月久积累的灰尘的气味。油榨、撞槌、碾盘、灶台都落满厚厚的灰尘，油生把它们一一拂扫、擦拭干净，一切皆完好无损，散发该有的光亮，古朴、凝重而肃穆，仿佛旧日时光重新呈现。

桃花挑来一担茶籽，送到油坊门口放下后，手扶扁担，不再往里走。她站在门外，不敢打破女人不进油坊门的老规矩。

“桃花，把茶籽挑进来呀！”

油生在里边喊，空空荡荡的油坊，沉寂许多年后终于有了人声。

“进来，指望你帮我忙呢！”

“可是，我是一个女人呀！”

“进来，你没打不成油的。”

桃花第一次进油坊，那幽暗的光里，有种神秘的色调让她感到眩晕，心神不定。而古老的油坊，也是第一次迎来女人的身影。油坊里各种物件都散发雄性的气息，女人的到来好像令各种物件都蠢蠢欲动，仿佛四周人影憧憧，雄浑的号子隐隐响起。

油生和桃花忙忙碌碌，他们决心让油坊里停滞已久的空气沸腾起来，哪怕仅仅为自己打一槽“桃花油”。水车带动碾轮使它飞转，碾碎茶籽。大灶火光熊熊，铁锅里一口大甑，蒸着碾碎的茶籽。茶籽煮熟，倒在地上热气腾腾，油生穿上草鞋，手脚并用，快速包粘饼。把粘饼上榨，压紧实，上好模子。整座油坊顿时安静下来，撞槌悬挂着，乌黑发亮。

油生脱掉上衣，上前扶住撞槌。桃花站他在对面，扶在撞槌上的手微微发抖。雄浑的号子唱起来，越唱越响。撞槌悠悠荡荡起来，越荡越高。号子声传出油坊，传得很远。

桃花村人听到久违的打油号子声，个个激动不已，他们怀念油坊里榨的油，格外有一股香。通往油坊的道上行人络绎不绝，他们有的挑着茶籽，有的背着花生，有的扛着菜籽，打油号子声让他们纷纷来到油坊，重温打“桃花油”的欢乐。